



寄情长江泪

曹玉模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寄情长江泪

曹玉模

四川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·成都

责任编辑：吴若萍
封面设计：韩健勇
扉页设计：吴向鸣
技术设计：

寄 情 长 江 泪

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 (成都盐道街三号)

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四川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1/32 印张12.5插页4 字数249千

1986年5月第一版 1986年5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6,200册

书号：10374·201

定价：1.97元



作者近影

内 容 说 明

谁不想国家富强，人民安居乐业？谁不想有个奋进的理想，有个幸福的家庭和得到纯真的爱情？可是在十年浩劫的年代，善良的愿望，美好的幻梦，都一一遭到破灭。《寄情长江泪》长篇小说透过长江岸边一座城市中的两个家庭，十几个栩栩如生的人物，正是表现了这种人类固有的人性美，在遭到无情铁拳粉碎之后，转而悲观、失望、忧郁……的内心斗争风暴。在那里邪恶奸污正义，荒诞代替常理，有实干才能的大企业家，却处处被缚着手脚，而以打、砸、抢起家的“三种人”，却能身居要职；权欲薰心的人是怎样厚颜无耻，出卖灵魂；情窦初开的少女，爱情的萌发犹似春风吹拂着草地，可是在那没有春天的岁月，爱，不能爱；恨，不敢恨……徘徊、徜徉……有理想有抱负的青年，报国无门，敲不开正义的大

门，最后只有铤而走险……

小说对敬爱的小平同志复出力挽狂澜情景，以及对长江风光，垂柳人家，和钢铁工人的昂扬生活，均作了细腻的描写。作品故事曲折，生活气息浓郁，文笔流畅。

前 言

当这部长篇小说和读者见面时，我想说几句话。

我常常把自己的文学生涯比喻成蜘蛛织网，多少年，一根根从肚里抽出心血之丝，总想织成一张严密的、闪光的网，但又常常遭到风吹雨淋，随织随破，随破随织，从不间断。这部小说最初设想，是在1964年秋天，我被撵出文坛，孑然一身，到江南一座城市去当炼钢工人，无疑的，那时心情异常孤独，悒郁，对城市里的车水马龙、熙攘人群甚感厌倦，常常利用休息时间到长江岸边，蹉跎徘徊，或仰卧于江边沙滩上，借江面上雾霭风岚，远帆棹影，来解除心中的忧郁。从那时候起，我想以长江为背景写部小说，但只是一闪念的奢想。真正使我开始构思时，是“文革”后期，我变成“再改造”的对象，送到江心里一个“绿洲”上劳

动，对眼前的浩瀚长江，不仅没有“水随天去秋无际”的寄情，也没有“白露收残云、清风散晚霞”的玩味，而有的却是血风腥雨，浊浪排空。沙滩上，常常被江浪飘来的一具无名女尸，反手反绑，满脸创伤，连乳房都被挖掉；还有双双情侣，被一根布带捆束，好象被迫，生不能成婚，死也要死在一起共同约定投江自杀的。加上江堤常年失修，连续出现“崩江”，村庄、土地、江堤……常在一夜之间崩塌到江水里，其悲惨景状，不亚于地震；还有钢铁公司里的高炉爆炸，油罐失火……国家财产遭到严重破坏，家庭幸福受到摧残，个人爱情出现悲剧……是这些亲眼目睹的生活现象，逐渐使我曾经有过的创作欲望，如同滚滚江水在我心里掀起波澜。尽管当时艰苦劳动，营养不良，“蜘蛛”快要干瘪了，但是和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，不时地从心里冒出血丝来，想编织成网。正象古人所说：“一日不作诗，心源如废井”。所以常常在芦苇搭起的工棚里，不断记下长江里的晴阴风雨，记下了江边所发生的荒诞离奇故事，也记下了不同的人物嘴脸，不同的家庭结构，不同的风流艳事……当年的生活笔记，最后终于在风和日暖，百花争艳的春天到来时，编织成网了。

这部长篇完稿之后，它又被人比喻成长江里的头水刀鱼，虽然它肉嫩味鲜，但又细刺密布，害怕卡住喉咙，虽是刀鱼，并非头水了。直到我参加全国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之后，是那里一股强劲春风，吹得我重新鼓起勇气，又作了一次抽筋动骨地修改，几年心丝，终于成网了。

“春色三分，二分尘土，一分流水”。我这一部作品如能说得上是“一分流水”，就权作那个时代洪流中的一朵浪花吧！

曹玉模 1985、5 月定稿于成都

第一章

(一)

四月。

浩瀚的长江上空，是雨急云飞、雾霭缭绕的季节。当南方暖气流来到这里，常常形成热力环流，江啸风跟着来了，倒墙似的浪脊，窜刀似的浪舌，浊浪排空，雪涛喷吐，以极其汹涌的势头，扑打着长江两岸的堤坡，洲滩……江堤上行人被风刮得直不起腰，船只都躲进避风的江叉里……当风头过去，常常出现一种奇异现象，沿江的沙滩，江堤，田野……会在一夜之间，突然象被巨斧削掉一样，土地开裂，江堤崩塌，沙滩又回到江水里去。

人们称这种现象叫“崩江”。

每发生一次崩江，长江就改变了它的形状。

一九七五年春天，一次罕见的江啸风停止以后，又象往常一样，柳树直起了腰，芦苇抬起了头，大地以诱惑的润

湿，催促生命繁衍，柔风悄悄地给花蝶传播爱情，桃花枝头，一片春意；太阳依旧象平时那样，在远山的那边为暮色苍茫的天空抹上了橘红色的夕晖，沙鸥披着霞辉，在柳树林里盘旋……

看样子，这次江啸风并不会带来什么灾害。

一个六十岁上下的老汉，他穿着湿淋淋的胶裤叉，一双深筒胶鞋，刚从小渔船里走上岸，拖着一双沉重的脚，想到柳树林里去看看，种在柳树林里的二分地油菜，会不会被一连刮了几天的江啸风扑打得崩泻了，如果还保留着，油菜籽也该饱粒，能动刀割了！

当他刚走进防浪的柳林里，浓郁郁的暮色已经使柳林里黑黝黝的，阴森森的；感觉最敏锐的江里的水蚂蚱、小沫蟹纷纷从江水里往岸上爬，他虽看不清，但是小动物的柔嫩甲壳碰到他的脚，他是能感觉到的。正在他迟迟疑疑摸索着前进时，眼前地上出现了一道弯弯曲曲黑线，这不是普通的龟裂纹，龟裂纹只能出现在不生草的豆腐泥滩上，而这里是密匝匝的柳树林，出现黑线就是大裂缝！坏事！裂缝已经开到这里，大祸眼看就要临头了，经验告诉他，将要发生的不是是一次小崩江……

老人名叫沙发奎，是金马山市临江郊区人民公社社员，这一带叫沙家湾大队，社员都是半渔半农。他在江边住了四十多年，对长江里的风风浪浪太熟悉了。他知道，江里一连掀起几天江啸风，会象无数把尖刀悄悄插进江岸底下，这一带都是一百多年前从江水沉淀下来的泥沙淤积而成的，长江

就是在不断淤积、崩塌中改变自己的位置，即便是地面上已经形成菜地、村庄、堤岸、道路，而在它几丈深的下部，还是豆腐泥，无数把尖刀不停顿地在地下削刮，已经把地下掏空了，出现裂缝，就意味着又有大片土地要回到大江里去！

快回去吧！危急的情况是要向公社汇报的。在他还没有转过身来，棲宿在柳树梢上的江雀子，呼拉拉象一阵风，飞上暗淡了的江面，不一会又从江面飞回来，时飞时落，惊惊乍乍，显得烦躁和慌乱。

这是大崩江前夕的预兆。大自然中许多精灵的生物，它们报警信息和天赋的敏感，往往比人类还要完备。这些江雀子，傍晚投宿柳林，你即使向里投掷砖头，也吓不跑它们。该不会是自己脚步使它们感到如此惊惶失措吧！瞧！它们多象江面升起一团黑云，在江面和柳林上空飘移不定，江雀子已经向他作出预报了。

沙发奎老人跑到江堤上，心有点儿慌，气有点儿喘，不由自主地跌坐在江堤上，一件往事袭上心头……三十年前，结婚不久，他从父母身边搬到江边鲤鱼滩另立门户，砍几棵柳树棍子，割几捆芦柴，在滩头前盖了三间芦柴房子，房子周围插上柳树桩子，没几年时间，柳树桩子就成了柳林，也成了江雀子夜晚棲身场所。几天江啸风刮过之后，江雀子也象现在这样，傍晚时在树林上空盘旋，起初他没当回事，邻居告诉他，要崩江了，许多村民跪在土地庙前，焚香叩首，向江里龙王祈祷，保佑人畜平安，沙发奎没买龙王的账，回家照样做他要做的事，半夜里，正搂着爱妻睡觉，忽听窗外柳林里

的江雀子腾空飞去，象一阵旋风从江面卷起，还没睁开眼，抖抖索索的手指正在摸着火柴，准备点着油灯，倏忽，厨房里的碗橱，一掣子碗碟咯咣咣地响起来。谁摇晃了碗橱？怎么会不摇自响的呢？这边疑虑还没解除，屋梁上又发出咯巴咯巴响声，墙壁上的泥土也跟着沙沙往下落，好不容易擦着了火柴，点着了油灯，一团昏黄的光圈，照见了床前泥地上开了一条裂缝，而且裂缝越来越大，这时，他才感到事态严重，邻人的忠告是经验之谈，可惜没有听进耳！他迅速推醒老婆：“不好！快抢东西，要崩江啦！”老婆怀里搂着三岁的孩子，从梦中惊醒，还没闹清是什么一回事，嘴里咕噜着：

“半夜三更，闹什么鬼呀！”话没说完，地下裂缝几寸宽了，而且从缝里向外冒着泥沙、黄水，象地下泉眼一样直往外面泛泡。沙发歪顾不了别的，伸手把老婆拖下床，还没来得及去抢儿子，床脚歪了，一股巨大的黄浆水漫满了房间，一扇墙倒了，屋梁也跟着塌下来，好不容易抓住一根屋梁，一只手紧紧抓住老婆，在一阵天崩地裂般的响声中，他们夫妇被卷进江水里。

亏了他从小在江浪中练出一身泅水本领，拖着妻子、抱着木头一直被江浪卷到对面荷叶洲上，才爬上了岸，落下两条命。

这是三十年前的事了。

眼前，那种不吉祥的征兆，不是又出现在眼前，经验是不会欺骗人的。经历过那次大崩江的老人，剩下不多了，自己有责任把那次许多家破人亡的教训传播出去。他坐在江堤

上，稍加休息，就直奔沙家湾大队部。大队部里灯火通明，由女知识青年刚提拔不久的大队党支部书记马芳，正在主持开会。沙发奎跌跌撞撞摸进会场，带着气喘声，把刚才在柳树林里所看到的情景，联系自己亲身经历，一股恼儿向马芳叙说出来。二十多岁的女书记，开始感到诧异，最后竟是嘿嘿发笑。

“沙大伯！你这是白天说梦话，江面上风平浪静，怎么会出现崩江？”

“姑娘家，你没见过，你不知道崩江厉害，你爸爸往年是江边保坍指挥部的总指挥，他知道，可惜他……”沙发奎看着满屋子的干部没有一个相信他说的话，也没有支持他的意见，他坐在门槛上，深深叹息着说，“从你们年轻人天不怕地不怕地闹起‘造反’来，把保坍指挥部砸了，少说也有十年了，没有谁对江边投过一块石头，也没护过一段江坡，江边基础就更瓢劲啦！经不起风浪。”

“沙大伯！你少囉嗦点，我们正在开会！”马芳站在雪亮的灯光下，把两条短辫子一甩，很不耐烦的挥挥手，“看你这身打扮，大概刚从江里上来，快回家吃你的晚饭吧！”

“我的话说到了，你不相信，出了大事，就是你的责任了！”

沙发奎带着满肚子怨愤，转身走了。但心里一直在嘀咕：这年头，把几千户人和几千亩土地交给这些黄毛丫头负责，任啥经验没有，能把老百姓的衣、食、住、行搞好吗？这些话都不愿听，还能说得上“相信群众、依靠群众”吗？

吓！他狠狠吐了一口唾沫，连头也不回地就直奔设在江边的金马山钢铁公司运输部。

运输部是专管钢铁公司原材料和钢铁成品运输，它在江边设有铁路专线、码头、货仓，刚提拔的运输部党委书记廖大梧，又是金马山市委常委，自己过去整天在江边上劳动，他该懂得大崩江对他的码头、货仓、铁路的危害吧！找他去，向他汇报，向他提出警告……

沙发奎老人又摸黑赶了一段路，跑到运输部，一打听，廖大梧去市委开会了，一群刚从澡堂里洗好澡、趿着木拖鞋，拿着肥皂盒的工人围过来，听完了他的叙说，象听到一段神话故事，七嘴八舌拿他逗笑话：

“大概江底下睡了一条懒龙，懒龙要翻身，是不是？”

“要不就是沙里睡了一条鳗鱼精，它睡了几十年不耐烦了，要换个窝……”

“好啦！好啦！我这大年纪不是来和你们逗笑话的！信不信由你们！”

沙发奎老人正要转身挤出工人的包围圈，蓦地，眼前一黑，周围所有的电灯齐刷刷的全黑了，一片漆黑。青年工人的取笑声变成噪嚷声、惊叫声：

“怎么突然停电了？”

“怪！”

“地震！地震！”

“怎么连房子也动了！”

江面上风暴突起，浪头翻滚，大块的土地，连同土地上

的柳林、江堤、码头、货场……象被一把巨斧削掉江里。

令人不能相信的大崩江真的发生了。

沙发奎一屁股跌坐在地下。

(二)

大崩江之后，新调来的金马山市委第一书记杨廉清立即采取紧急措施，从厂矿、机关、学校抽调人力、物力，尽一切可能组织抢救，下桩抛石，堵塞涵道、稳定塌方……这次崩江据长江水文志记载，算是严重的一次。沙家湾大队崩塌得最严重，几十亩菜地崩掉了，有三十多户社员的房屋也沉掉江里，江堤断了十几丈，一条铁路专用线的路基象被巨斧崭了一段，通往江边的运输不得不中断；运输部的第十号码头也受到冲击，两座塔式吊地基下陷，塔吊倾斜，不能使用了，更为严重的是金马山工业的动力核心——江边电厂，受到了威胁。抢救任务是首先确保电厂，不能叫整个金马山市没有照明和工业用电。连日来，通向江边的公路，日日夜夜，车辆络绎不绝，川流不息。

从市中心开往江边的五路公共汽车，人流更是拥挤不堪了。一天傍晚，一辆标着205号大通道公共汽车从江边开回市内，车子在终点掉头转弯时，车上乘客还没下完，急于想回市里去的乘客就蜂涌而上，破烂不堪的老牙车，不是关不上门，就是开不了门，人越上得多，车身就越沉重，行动起

来，就象蜗牛爬坡，嗡嗡嗡，咯咣咣，好象一个年纪大的老人上楼，恨不得走几步就要停下来喘几口气。实在是太陈旧了，各个部位都已失灵。也难怪，公共汽车公司每进来一台新车，都放到金马山市主要马路上去跑门面了，而这条专供农民、渔民赶轮船进城的不起眼线路，坑洼不平的路面就只能适用这种破车。

车上的乘客也都习惯了，能挤上车就算幸运，有个座位当然更好，没有座位也感到心满意足，大家早早晚晚都坐这趟车，虽然叫不出对方名字，但面孔都是熟悉的。在咚咚哐哐的车身不停的摇晃声中，人们就交谈起来，当然谈话的中心离不掉崩江。

“这次崩江怎么崩得这样惨？”

“说它崩江不如说长江改道！这次改道幸好不在汛期…如果要在七月，倒了那个大豁口，洪水不漫到二层楼上！”

“坐在阳台上钓鱼罗！”

“马路上撑船，可有意思呢！”

“国家损失多大，还有什么意思？”

“为什么要把保坍指挥部砸掉？”

“瞧你这人说话多冲，好象是我把保坍指挥部砸掉似的！”

人们愤愤不平的旁敲侧击，发着牢骚。

其实，乘客都知道，一九六六年以前，金马山市设有专门保护江堤的机构——保坍指挥部。金马山市是日本人为了盗窃中国矿产资源，抗战期间在这里建立过一座江边码头，